

# 中国刺绣艺术的遇合与重生

■ 本报记者 杨晓华

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论坛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当时，会议室的主席台变成了展览台，会议室四周的墙壁上悬挂着各类带刺绣的服装和饰品，大家研讨的主题正是“中国传统刺绣艺术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主办方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研究所。中国刺绣艺术是中国手工艺传统中十分重要的构成部分，也是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苏绣、湘绣、蜀绣和粤绣四大名绣源远流长，苗绣、藏绣、侗绣、满绣等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精彩纷呈。数千年来，一代代遍布城乡大地的绣娘和绣女们，通过刺绣表达了最为深厚的情感和希望，也沉淀了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祝东力在致辞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21世纪，中国民间刺绣如何在现代化的多元社会文化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继续承载和表达那些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不可替代的情感和意义，如何把中国民间刺绣这个文化瑰宝发扬光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它获得更加旺盛的生命力？”这正是此次论坛聚焦的问题。

## 不仅仅是手工艺

而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纺织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的纤维加工量占世界总量的50%以上。但是，“我们不能光是制造能力领先，制造水平领先，我们的纺织业还需要有文化，尤其需要传统文化，所以要振兴传统工艺。”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孙淮滨说。刺绣正是传统手工艺中影响深远的一大门类。

刺绣在中国有4000多年的历史。刺绣上常讲的“大小五福”的价值观来源于周代。《尚书·洪范》中记载，周武王向大臣箕子请教治国理政的方略，箕子提供的九畴中的第九畴是“夙用五福，威用六极”，就是礼仪和刑罚恩威并用，来维护社会秩序。这里的五福是“寿、富、康宁、好德、善终”。这正是刺绣五福思想的来源。另一个说明刺绣文化源头的证据是服饰的“十二章纹”，就是中国封建时代，帝王及高级官员礼服上的日、月、星辰、群山、龙、华虫等12种纹饰，表示不同的官阶和身份。这些纹饰主要借助刺绣得以实现。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袁世凯时期，即使在中华民国建立后，国民政府委托时任教育部官员的鲁迅、许寿裳



姚惠芬、姚惠琴参加2017年威尼斯双年展的苏绣作品《骷髅幻戏图》



纳苏品牌以彝族刺绣开发的记事本



鲍殊易创新运用刺绣元素做成的服装《袍衣山河》

等设计国徽，鲁迅使用的构图要素，依然是“十二章纹”的内容。

在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会长方李莉看来，包括刺绣在内的中国手工艺正经历着一场复兴。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基因是男耕女织，就是农耕和手工艺，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这种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受到冲击和震荡。但是越来越发达的工业生产却逐渐掏空和扭曲了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体系，人们需要回到手工艺的情感和价值模式中，体验一种人文的存在。另一方面，智能时代的来临，也使得人可以余出大量的时间和空间从事手工劳动。因此，在手工艺复兴大潮涌动的背后，“像西方曾经经历过的一样，中国也在经历一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认识，是从艺术作品出现的，这次文艺复兴则是文化自觉，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的革命。

## 传承的好时代

进入新世纪以来，保护传统刺绣艺术成为广泛共识。无论是侧重于静态物质保护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侧重于活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国家推动的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等，从舆论到措施，刺绣艺术正获得空前有力的保护和传承。

湘绣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

爱云从2007年起，被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聘为兼职教授，其间在学校的支持下成立了“刘爱云大师工作室”。刘爱云亲自带徒授艺，融师徒相授于现代学院教育，利用工学结合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大批“90后”“00后”刺绣传承人。“湘绣的发展需要有文化、有素养的新一代青年来传承，需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工艺美术人才队伍。”她说。

杨德全是蜀绣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数十年来一直坚持蜀绣的保护与传承，历经曲折。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杨德全越来越觉得赶上了好时代。如今她不仅成立了自己的四川（黄汉）绣庄有限责任公司，还发起建立了成都蜀绣博物馆。杨德全常说：“蜀绣不只美容、鲤鱼和熊猫。”研讨会上，她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她的创新绣品在法国巴黎第十二街区的展览。“巴黎是世界文化的高地，成都是天府文化的圣地。几千年的巴蜀文化和刺绣文化在欧洲展示，唤醒了人们对历史记忆的尊崇和热爱，同时让时代的经典元素焕发出东方美学的魅力。”

姚惠芬是苏绣大师沈寿的第四代传人。1998年，姚惠芬和妹妹姚惠琴在中国刺绣艺术之乡——苏州高新区镇湖镇创办了当地第一个绣庄“琴秀绣庄”，“琴秀”与“勤奋”谐音。她们的创业、创新之路充满了艰辛与挑战，但姚惠芬无怨无悔。进入新世纪，姚惠芬的

创作进入全盛期，对外交流也进入广阔的天地。她的苏绣作品先后几十次荣获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及中国民间工艺最高奖，其中一些作品还被大英博物馆、伦敦大学美术馆、美国波士顿儿童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国内外艺术机构收藏。

谈及粤绣，一个数据反映了其产业化的面貌：全国婚纱晚礼服70%都生产于粤绣重镇潮州。这为粤绣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粤绣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康惠芳的刺绣艺术工作室和创意中心业务十分繁忙，但是她仍然孜孜不倦地专注于艺术创作。她的作品一路展到联合国大厦。康惠芳感慨：“当我站在联合国展厅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没有祖国的强大，就没有一个绣花女的荣耀地位！”

分享这个时代机遇的不只是四大名绣。2013年，武汉纺织大学与武汉旅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长江日报报业集团成立“武汉汉绣产学研发展中心”，并组建“汉绣发展公司”。据悉，这是武汉市首个具有自主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能力的汉绣产业链发展平台。2019年，武汉纺织大学获批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汉绣基地。来自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张春海是湘西苗挑花的代表性传承人。2017年，在湘西州和吉首市支持下，他成立了湘西春海挑花传习馆，对社会免费开放和免费授徒，成立两年来培训的学员已有

200多人，而且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 在创新中浴火重生

何谓创新？创新起源于拉丁语，它有三层含义：更新，创造新东西，改变。实际上我们所谓的任何一种传统，在更长的时间尺度内也是在不断变化和更新的。正如台湾锡雕工艺大师陈万能所说，“传统就是昨天的创新，创新就是明天的传统”。

姚惠芬所代表的苏绣工艺就是代代创新的典范。沈寿创立了“仿真绣”，第一次把苏绣带到了“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并拿回了一等奖；第二代杨守玉在上世纪30年代发明了“乱针绣”，真正做到了以针代笔；第三代牟志红是参与第一幅双面三异绣作品《鸚鵡仕女图》的绣娘；而到了第四代姚惠芬这里，则将传统刺绣的针法技艺与西方素描技法相融合，发明了“简针绣”。2017年，姚惠芬的34幅苏绣作品第一次进入威尼斯双年展，以宋朝名画为刺绣蓝本的《骷髅幻戏图》，运用了50多种针法来表现，是苏绣工艺的一次大胆创新。

需要创新的不仅仅是技艺。湖南师范大学湘绣研究中心主任孙舜尧，从事湘绣的创新和开发已有8年，如今成为湘绣传承的标志性人物。他努力的方向是如何适应当下的市场需求，如何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和运营让湘绣恢

复活力。2019年外交部湖南全球推介活动所用的外交礼品《芙蓉国里》就出自他的团队。这个产品一方便携带，二摔不烂，三方便摆放，四能长久保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展示中心执行主任孙冬宁则着重在刺绣工艺与时尚结合上开拓空间。2018年开始，恭王府举办了包含大量刺绣艺术在内的非遗服饰的时装秀，产生了良好反响。今年这一活动有了很多的扩容和提高，并走出了恭王府，在景山公园所在的北京中轴线上点亮中轴。

青海省在刺绣方面所做的更鼓舞人心。青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颜宗成介绍说，青海省六大主体民族都有绣品，全省有30万绣娘，目前，他们正在把青绣作为拉面、唐卡之后的另外一个区域文化品牌在重点打造。打造青绣品牌列入了起草中的青海省“十四五”发展规划，青绣大赛正在举办，青绣协会业已成立。青海省上上下下对打造青绣品牌充满了期待和希望，也在全省上下形成了共识。“青绣，是推动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新引擎。”

日本手工艺大师柳宗悦在《工艺之道》中说：“因为有了工艺之道，美之国度才能实现。”在一代代刺绣人的共同努力下，古老的中国刺绣艺术正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会议召集人、中国艺术人类学会刺绣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宏复在会议总结发言时说。

如切如磋

# 刺绣该变了

■ 汾灵

“湘绣该变了！”这是前不久，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耄耋之年的刘爱云在国家艺术基金湘绣创意设计人才培养项目总结暨报告会上语重心长的一句话。这句话是刘爱云观看了孙舜尧团队成果展览之后的由衷感慨，更是一位前辈艺术家对年轻人的真诚期待。其实，不仅仅湘绣改变了，中国的刺绣艺术都在蜕变。时代在变，人们的观念在变，身处时代的潮流之中，焉有不变之理？变是常数。

首先，刺绣的载体在变。过去，刺绣更多地出现在服装、手包、鞋垫、屏风等有限的载体上，而今刺绣可以出现在手机套、耳机、音箱、靠垫、书签、笔记本封面等几乎一切新的生活场景中，充当时尚或装饰元素，让新物品充满传统文化的意蕴。刺绣的实用性得到充分发挥，刺绣作为独立的艺术品，也以更多方式在生活空间中出场。让这些看似距离生活遥远的高雅刺绣变得更加生活化，让它不再只是供奉在某处的观赏品，而是每天手上能拿，身上能穿，家里能用的东西。

其次，刺绣的呈现形态变了。刺绣的材料应用、大小尺寸、结构设计、针法应用、色彩搭配和过去相比都在发生明显变化。孙舜尧团队开发的外交礼品《芙蓉国里》，因材料的革新使得它的使用寿命能达到700年以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再次，刺绣的审美理念变了。传统时代的审美，受到“大小五福”思想的支配，主要是中国古典美学，主要表达和谐、幸福等价值观念，表达方式和工艺流程高度程式化。当代审美，受到现代

观念的冲击，个体自由和独立个性得到空前张扬，现代美学的呈现形态较为多元和复杂，其要求的表现方式也更加复杂多变。更重要的是，随着刺绣工艺越来越被视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其所探索的思想深度和审美广度，正得到空前解放和拓展，尤其是一些受到了东西方文化双重影响的绣二代、绣三代，正在继承人的基础上，从创作基本理念上把刺绣艺术带向世界艺术的对话空间。

最后，刺绣的生产方式变了。过去刺绣的生产更多靠单人设计和单人完成，或者一人出主意，众人帮忙。而今，文化创意产业把材料技术、创意人员、设计师、绣娘等多元因素整合进生产流程。刺绣的融资，也可以得到国家艺术基金、社会发展基金、企业融资等多种生产要素的支撑，人才培养可以得到科研院所、大中小学等学术机构和教育机构的支撑，生产的产品可以通过现代商务模式、营销模式和市场体系化对接，可以通过互联网虚拟空间进行网红代销，还可以通过外交、展销等现实场域进行线下推广。

英国诗人艾略特曾经说过：假如传统或“世代相传”的意义仅是盲目地或一丝不苟地因循前人的风格，那么传统就一无可取。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也曾说过：最革命者，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最古老的传统的人。任何一种传统，都是在时代变迁中不断沉淀的结果，反过来，任何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都需要对传统做创造性的转变。刘爱云大师一句朴素但胸襟辽阔的话，道出生活前进的真谛。这使所有从事刺绣艺术的前辈坚信：创新，是向传统最好的致敬！

# 己略黄公祠里的木雕艺术

■ 杨灿伟

“潮州木雕”始于唐而兴于宋，其技艺成熟于明代，至清代臻于完美，在中国文化艺术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享有崇高声誉。位于广东潮州的己略黄公祠便是其中尤有典范意义的一座。

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己略黄公祠以壁画、石刻、金漆画、木雕构成了形态多样、层次丰富的民间装饰艺术。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潮州木雕有着广泛的题材内容，按学者陈少丰的划分，其可分为图案、博古、禽兽花果草虫、山水、仙佛人物五大类。按雕塑家司徒杰的划分，则可分为七大类：一是取材于民间故事、潮剧、神话小说等；二是爱情、婚姻之类；三是历代志传、文人故事、名人事迹；四是反帝内容；五是现实生活；六是神谱；七是其他类，如卷草纹样、云头图案以及博古题材。

如果说，拥有广泛的题材内容恰呈现出己略黄公祠木雕在数量方面的庞杂，那么，具有奇思妙想、匠心独运的艺术表现则反映出其在质量方面的卓绝。应当意识到，绝大多数民间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同个地域相同门类的形制存有高度的“同一性”，潮州木雕也不例外，比如很多常见的镶嵌于门窗斗上的潮州木雕，其形制并无本质区别，其中的主要差异往往只是表现内容的不同，或是雕刻水平的高低而已。但己略黄公祠木雕恰是一个特例。它虽然分属潮州木雕，但其形制透出远不同于其他潮州木雕的“独一性”。如斗木雕《瓜瓞绵绵、五福奉寿》，匠人以连绵不断的藤子与5



己略黄公祠木雕《瓜瓞绵绵、五福奉寿》

个寿状木瓜添以蝙蝠谐音为“福”，寓意着繁衍与福寿，其中不论是为了子孙昌衍、瓜瓞绵绵的祝愿而立柱（墩）刻成瓜状，还是为了让“寿”得到充分体现，运用适度夸张的艺术手法将瓜的脉络“化”成一个寿字，都使这斗木雕形制的“独一性”得到直接的显现，从而也与其他地区其他木雕（如门窗屏扇、梁架斗拱之木雕等）的常态化形制有了明显区别。

己略黄公祠木雕立意新颖，充满着匠人们的奇思妙想，如《路路连科》以谐音立意，由鹭鸟、莲花、芦苇、蝌蚪等组成，既指考场接连登科，也泛指事业顺利；如《李铁拐打瞎》，寓意着无邪与吉祥；如《龙吻八仙》，则有驱邪逐

魅、降水灭火的含义；如《龙吻三霄》，又为财丁兴旺的祝愿……令人望之有琳琅满目之感。更难能可贵的是，通过这些木雕作品，观者一方面可以看到手工与艺术的某种完美平衡——既“精”且“美”；另一方面又可以从中体悟到潮州木雕“不止于艺”的内涵与追求——那是一种根植于本土诉求，成教化、助人伦的文化呈现。

己略黄公祠的装饰艺术不以木雕为独美。除了木雕之外，其石刻与金漆画也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在石刻方面，既有立足于本土、取材潮剧情景的《井边会》，也有取材于历史与小说故事，并有波澜壮阔的大场面描绘的《刘备招亲》和《江东赴会》，尤其是此

处的《宝相垂莲》更被誉为潮州石刻最精美之作。在金漆画方面，既有本土喜闻乐见、较为常态化表现的《富贵幸福》等小品，也有表现历史题材的大场面描绘作品《孙殿投奔》，更有表现客观现实、可借此一窥时代景观的《韩江景图》。

己略黄公祠的匠人们还以灵活巧妙的艺术构思为基石，将木雕与金漆画进行组合，既使木雕的艺术形态更为丰富，也使表达内容的品读性得到增强。其中比较突出的“组合”作品既有寓意为人处世要清廉自律的《常思廉洁》与劝人读书成才的《福到君子家、富贵书中求》，也有蕴含添丁进口、子孙昌盛、满堂吉庆祝愿的《香火绵长、玉堂吉祥》，还有喻示不可忘记祭祀祖先的《常陈俎豆》。事实上，将作为平面二维的金漆画与作为立体三维的木雕进行组合，本身就颇具难度，而从最终作品所呈现出的和谐共融则可以看出来，匠人于此所运用的艺术方式并不是简单的嫁接或拼凑，其过程必定是因地制宜地经过一系列的艺术构思。如此方能使观者不会产生琐碎与重复之感。这也体现出己略黄公祠木雕艺术的品质与高度。

如今，潮州木雕成为广东省博物馆的常设展览板块之一，获得很多曝光机会。而作为潮州木雕特殊类型与集大成者的己略黄公祠，不应仅被视为“当地”的民间艺术瑰宝，它需要更多的注视，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高超的艺术表现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对其展开解读和研究。